











榕村全集卷之十六

說一

性說一

夫性也者。至近而難明。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難明者。其以此與。釋氏之言性也。以為如鏡之明。無一物而無不照也。程氏之言性也。以為如穀之種。雖未生物而生理具焉。是故由釋之言。無者其體也。其有者。虛中之象。如夢如幻者也。由程之言。有者其體也。其無也。



無而涵有萬象森然者也。夫穀木屬也。其德仁。鏡金屬也。其德智。二氏其皆有見者乎。何以決其是非哉。曰。元統天。仁統性。知元然後知天。知仁然後知性。由程者於經也。合由釋者於聖也。異。吾於乾坤二卦知之矣。然則仁智二與。曰不二。吾不曰無而涵有者乎。程氏不又曰聖人心如止水。明鏡者乎。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曰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仁以智爲根。智以仁爲本。釋氏之學。其於寂密者幾矣。所謂覺者智矣。而不本仁以統之。故見性物

之相礙。至於幻天地。妄人世。設淫辭而不自知。孟氏言性有四德。而舉其綱。則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人心也。此其以仁統之者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水之鑿。如絲。鄣洪水。過其勢而不行。智之鑿。如告子止其心而不動。矜其智而非性者。無仁以統之。則非所謂順其自然之故而利也。循是可以定見仁見智之說。

性說二



孔子而後孟氏獨出諸儒者以明性也程朱得繼孔  
孟之統者亦以明性也推是則由堯舜至湯以其能  
明維皇降衷而已由湯至文王以其能明乾元天德  
而已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然文可得而聞也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惟顏曾以至于孟子爲聞道  
爲知性千五百年如董揚王韓者猶離合於其說性  
之難明也如是周程朱子明之矣未久而又晦其所  
誦說者周程朱之言也而未嘗心知之則猶晦而已  
矣嘗謂學者於道不疑而誦焉者粗疑而意焉者繆

繆之過大於粗何則誦焉者其言存意焉者其指亡  
也元至明初誦焉者也故無大過其後聰明之士益  
求所以通其指焉整菴羅氏虛齋蔡氏則謂氣外無  
理朱子所云有理而後有氣者非也姚江王氏則謂  
心外無性朱子所云性具於心者非也守溪王氏以  
心之精神言性而姚江善之其明鏡之喻與釋正同  
也夫理猶性也氣猶心也王固淫於釋者羅蔡皆据  
儒以觝釋而論乃相似且惡其所謂精英者而存其  
燼粕豈非所執又出其下者與吾故曰疑焉意焉者



之過也。然則如之何。曰。信孔孟程朱之說。而必求其指。得於心焉。止矣。易言形上者道。形下者器。道不離乎器。意不離乎象。而終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之謂疑信之極。粗耶。繆耶。夫烏得參於其閒哉。

### 心性說

爲釋氏之學者。例以鑑水喻性。謂其至虛而無不照。而有無不相碍也。吾讀程張之書。蓋以木火喻之。謂如種之有生意焉。含之而必發。謂如日之有光精焉。

積之而必耀。然則性有也。此吾所以異乎彼之無與。或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何木火金水之殊。曰。陽體性。陰體陽。木火陽也。故其所涵者性也。金水陰也。故其所涵者陽也。亦性也。今夫石。扣之則火焉。今夫水。滋之則木焉。是其所以涵陽而體性者。而何光景之足喻。然則光景何喻也。曰。生理以喻性。光景以喻心。性發於陽而涵於陰。水火木金之生理似之。心感於實而寂於虛。水火木金之光景似之。火日外光。金水內光者。心象也。非所以語性也。然因金水之能受陽。



則知其中之有陽矣。月所以受日光者，以其中有陽精也。故指其體陽精者，以爲性則可。指月之魄爲性，則不可。金水受日火之光，而能返映，則知性之未嘗絕也。若夫納景於虛無者，猶人夢寐之變云爾。指夢寐之變以爲應物，而曰大地山河衆生萬有皆幻也。此釋氏之蔽與。

仁說

性，生理也。心生機也。生理與生機合之，謂仁。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然則人之爲人，一仁焉。

盡矣。大傳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何哉？夫一歲而統言之，則元氣而已。分之則春秋也。又分之則四時也。一心而統言之，則生理而已。分之則仁義也。又分之則四德也。元氣無不貫，故春統四時，生理無不周。故仁統四德。天地之道，始于北，生于東，盛于南，成于西。然則智在仁之先者也。禮與義在仁之後者也。仁非智無由動，故曰智在仁之先。非節莫行也。非宜莫止也。故曰禮與義在仁之後。是故君子之學，始於窮理，以求知者智也。謹節而



木村全集 卷一 五  
熟焉者禮也。守禮而安焉者義也。此謂性之德。此謂  
爲人之序也。昔之言道者多矣。其專於求仁者。自孔  
門始。顏子之博文。曾子之格物。子夏之博學。篤志切  
問近思。吾所謂窮理以求知者。與顏子視聽言動之  
力。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貴。吾所謂謹節而熟焉者  
與。夫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曾子曰。  
臨大節而不可奪。吾所謂守理而安焉者。與仁合衆  
德而成名。故德之成也。則名之曰仁。人求仁者必合  
衆德焉。故智也禮也義也。皆所以爲仁也。故曰仁之

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又  
曰。甚哉仁之難成也。俛焉日有孳孳。繫而後已。

人說一

日月吾身之耳目也。五行吾身之氣血骨肉也。風雨  
雲霧雷霆雪霜吾身之吹噴噓呵汗洩涕液也。稚壯  
老者。天地之一終一始也。疾病康寧者。天地之一治  
一亂也。晝有爲宵有夢者。天地之出明入幽。光照靈  
秘也。是故世之治也。三辰順。六氣和。岸谷高深。河嶽  
翕墮。人鬼之分判。地天之通絕。王道休明。而怪神寥



樹林集卷一六  
闕及其亂也。日月告凶，星辰顯匿，灣麓交吞，陵原倒  
易，妖孽之變生，而顯道爲民惑人之康也。則清華上  
浮，純美內盜，滋潤營流，官骸滌盪，神明舍於中宮，客  
影沒於夢寐，及其病也，掩爾而晦，蕩然而荒，火升水  
降，精曠魂盲，虛邪盛發，而聞見不祥，是故天地亂則  
人失其職，身病則心爽其常，吁！人者天地之主，心者  
形氣之君也。心無病，則身病何由作；人無亂，則天地  
之亂何由根。故病起于心，而亂興于人。善醫者按脉  
引理以療其府藏，善治者揆時察變以理其人倫。人

治則兩儀自得心平則百體皆春。故曰人者天地之  
心也。又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身，是故古之聖者  
致中導和，體信而達順，效斯術者謂之虞唐。鄒魯以  
下，世傳其方，不明乎此，則不足以建人位而稱皇，負  
大道而佐王。

人說二

父母所生曰子，草木實亦曰子。說文者曰：子者孳也。  
動植有子，而生道不窮矣。故人之爲天地子也，天地  
之道所由不窮者也。禽獸之生于天地也，與人同然。



言繼天地者不存焉。譬之人則五穀也。禽獸則稊稂也。人則嘉果也。禽獸則酸辛也。夫人者中和之氣寓焉。肖天地之本然。則其名天地子也。宜矣。人而曠乎其為人者。五穀而化稊稂者也。嘉果而變酸辛者也。故完之與天地相似而失之者。違禽獸不遠。聖賢者全體所生。使之蓄其種者也。帝王者全付所獲。使之廣其植者也。樹之神盡於實。天地之神盡於人。舍人而言天地之道者。譬猶棄實而譚枝華。必迷其名而誤其種矣。是故良農善圃。孜孜於美其實。欲其植之

廣也。又欲其種之蓄也。聖人賢士。孜孜於善其身。善其類。欲貴天地之貴者。於不毀也。又欲久天地之久者。於無窮也。

鬼神說

或以夢寐言鬼神。余謂非喻也。鬼神與其心思與動作而已矣。寂記與經營而已矣。動作而經營者。必有事焉。事之興滅。物之生死也。於是而歸於心。休於寂。則鬼神之謂也。動作而經營者。無心乎。心寄於事者也。神體乎物者也。寂記於心者。無事乎。事息於心



者也。物泯乎神者也。事已而在。物過而化乎。化者其迹也。存者其神也。迹則事已而亦不復在也。榮枯欣戚。尋之而不可復追也。豈獨生死之際。神人之分哉。事之滅而又興者。其釋氏迴環之說乎。滅而又興。非昔事也。其所以事者同而已矣。如以迹則昨之飲茹者。今可復蓄乎。適之語言者。後可復收乎。不以迹則萬古同流者也。又何賴於迴環之說乎。是故。天地山川。精氣之物也。鎮古而長存。人事代化。游魂之變也。興滅而不熄。物之精爲鬼。氣爲神。魂之動爲神。靜爲

鬼。魂乘於氣。魄藏於精。以是知人行於天而鬼宅於地也。言聖賢上與天合者。謂其昭明與神化長流。非若凡物之泯默幽沉。卒爲滯魄而已矣。然則夢寐之景。又何居乎。曰。夢寐之景。亦有興滅焉。而非其真也。喻則鑑水之鑑物乎。鑑水之光明者。鬼神也。其所鑑之物。非鬼神也。然因鑑水之光明。而有所鑑之物。因鬼神之靈。而有變異之迹。因心思寂記之神。而有夢寐之事。此非鬼神之真也。是故變異之有。徵夢寐之有。應古有占焉。而不可與卜筮祭祀比。蓋此所感通



者鬼神之本體不掩而常在彼所形見者鬼神之光景或有而或無也異氏專以寤夢言人鬼則妄矣

魂魄說一

魂之靈喻人魄之靈喻鬼故魂返而歸於魄人返而歸於鬼歸於魄則無迹矣歸於鬼則無形矣無形無迹則其靈安在曰靜而常在者也其有交相感通者何曰魂魄人鬼相依而不相離者也交則孰為主曰魂為主而交於魄者記憶是也魄為主而交於魂者寐夢是也人為主而交於鬼者祭祀感格是也鬼爲

主而交於人者吉凶警告是也然則孰爲正曰陽動而陰靜陽感而陰應故陽交於陰者止也陰交於陽者變也陽交於陰其感通也昭明而不昧陰交於陽其感通也髣髴而無常然則當其無感而鬼之情狀何如曰如魄然靜而常在而已其有動皆感也感皆人也人交鬼固人之爲也鬼交人亦人之爲也故夢寐亦思爲之致爾有賢聖之爲明神者若何曰是之謂鬼而神者也天地曰神故常伸常伸者無窮人死曰鬼故有歸有歸者不返是故鬼也者非以氣類求



之則寂而已矣。如其人之精神上與天地合也。則鬼而神矣。鬼而神則亦與天地常伸而不窮。人固有存記之事與耳目心思維繫凝結而昭昭然長流以終身者。如聖賢之天壤俱倣也。

魂魄說二

或言人之死也。形氣既離則散而無矣。鬼神之說所謂神道設教者與。曰子未知人。則且以物驗之。夫謂神形合而有知者。不謂如草木之體質與香氣也。與今夫枯槁之屬。雖爲灰燼。未有不如其本性以藥於

人者也。是其魄之靈不銷也。其香氣之所觸。或經時而薰染。是其魂之靈不滅也。魄不銷。魂不滅。則雖無生榮之勢。雨露之食。而亦避風濕之漂蝕。逐陰晴而燥潤。是其靈之離而未散。散而未嘗無者也。或曰此爲餘氣之慙然者爾。豈長在者哉。曰既爲餘氣而慙然。則爲精氣而可以常存。其致一也。故夫槁落之物也。護之則氣完。棄之則氣耗。其尤至精之物也。久之則彌馨。陳之則彌寶。聖人之制爲墓藏祭享也。爲使人勿棄也。其教人以順事於生也。爲使人可久也。曰



凡此所譬。卽以體魄喻爾。吾聞古者達人志士外形骸殘肢體者。則又何藉焉。曰。今有得良藥者。服而吞之。爲可以益氣得異香者。聚而焚之。爲可以降神。夫人神之靈大矣。而是物者與之合體。豈不賢於敝簏之藏哉。且夫人之道與天地同流。又未可以區區論也。作魂魄說。

後天圖補說

八卦以天道言之。一而已矣。配之於人。則有兩說。一在衆人者。一在聖賢者。在衆人者。陰陽之判。則形神

之分也。故震者道心初動時也。至巽而人心始伏。離坤兌。形氣用事。道心著見者。此時人心顯行者。亦此時也。人心旣盛。故至乾而不能無戰。不能無戰者。天理之不可息也。至于形氣休歸。其日夜之所息。如濁水之暫澄。則爲坎勞艮止。而道心又將發矣。其在聖賢者。陰陽之性。則誠明之德也。故震者戒慎恐懼。以存其誠者也。巽者省察克治。以謹其幾者也。離坤兌。誠而明明。而無不順且和也。聖賢之誠不息。發于外者。未嘗不繼于中。天德之剛純。亦不已。戰而無不



勝者也。至于坎勞艮止，則一真內凝，成終成始，而其道不窮矣。說卦以天道言，而聖人之道在其中。然苟不知其在衆人者，同具斯義，則聖賢之學，初不得其根據。而所謂吳齊乾戰者，亦不知其何所爲而然也。故復爲之說如此。

詩說

詩之說爲先儒所汨沒，至朱子而始得其意。然其可疑者，猶非一而足。蓋先儒之說，謂雅頌者，朝廷之詩也。宗廟之詩也。西周之詩也。國風自邶鄘以下，列國

之詩也。東周之詩也。二南，文王之詩。豳風，則周公之詩也。然如鄭衛之武，公秦之襄公，如序者之說，固非盡東周矣。小雅之篇，所謂周宗既滅，靡所底戾，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亦豈西周之詞哉。惟豳風之爲周公可信。若頌，則有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不顯成康者，既足以明其非盡周公之作。而魯頌，則僖公詩也。亦不得謂東遷之後無頌也。且以事理揆之，風者天子命太史陳詩而得者也。西周之盛，巡狩慶讓之典行，故風謠達焉。及其既東，則天子不巡狩，太師不采



風也舊矣。今乃西京之采樂府之藏，無一篇在者，而盡出於東遷之後乎？則其詩又孰采之而孰收之也？如謂夫子周游所得，則季札觀樂於魯，而其篇什既備矣。魯存六代禮樂，故自韶、箏、夏、濩以下皆具。曾謂昭代樂府列國之詩，太師之所掌者，盡皆亡軼，而反取東遷以後，不隸於樂府，莫之采而莫之收者，以與易象春秋並藏，而與韶、夏、濩、武、雅、頌迭奏，必不然矣。先儒惟局於東西周之說，故於孟子所謂詩亡者，必曰雅亡也。蓋既以雅爲西，而風爲東，則王迹熄自既

東，故曰雅亡也。近代長洲顧炎武反其說曰：詩亡者，直謂風亡云爾。蓋西周之天子，詩陳於列國，察其風俗，知其政教，而賞罰行焉。此義明，則春秋不作可也。其篇什既亡，軼而無有存者，則賞罰之義不明，而春秋所以作。余謂先儒之說既偏，顧氏殆亦蔽於先儒之說，從而爲之辭，而竝不可信。以愚論之，十五國之詩，必也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不獨風爾，大小雅之詩，亦必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西周之時，巡狩述職，通于天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其巡狩



也。風詩作而慶讓黜陟隨之。其述職也。雅詩作而慶讓黜陟亦隨之。凡今之風雅云者。大抵此類也。其東周以後之風雅。則亦列國之遺俗。時有傳篇。京周之故老。閔時思舊。各以其體附之者也。二南蓋西周畿內之風。而不盡出於文王。頌亦西周列廟之樂。而非盡作於周公。如此則風詩所謂淇澳緇衣雅詩所謂周宗既滅褒姒滅之。二南所謂王姬之車。周頌所謂不顯成康云者。不亦釋然而皆可通已乎。孟子詩亡云者。蓋言風雅俱亡也。東遷以後。巡狩述職不行。則

風雅俱亡矣。縱有所謂舊俗之歌謠。故老之咏慨。然皆變風變雅之餘音。而無當於明時黜陟勸懲之義。則其謂之亡也。固宜。春秋具列國之貞淫治亂。而施褒貶焉。則風之指也。明王事之禮樂征伐。而謹僭濫焉。則雅之指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意蓋如此也。然則其有王風何也。曰。二南西周畿內之風也。王風東周畿內之風也。以畿內之有東西。則知列國之亦兼東西也。王風列於邶鄘衛之後何也。曰。無他意也。衛為殷都。故不夷於列國。如頌之以商繼周者耳。以服事



殷革命猶尊焉文武周公之志也曰當時紂在北方而文王之化先行於南故其詩曰南如子之說則南之義奚取焉曰謂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者蓋見詩有漢廣江沱之章是亦傳會之說云爾北鄙之風殺伐而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正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其以此而起與嗚呼如前之說則先儒之義不可沿者多矣朱子之傳少變序說世之詬厲者至今未熄若

如此而盡變之其不以爲怪妄幾希雖然不直則道不見而古人有蓄疑之戒直其所疑以俟夫世之君子學者之事也

周禮三德六德說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



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  
若是其不同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  
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  
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  
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  
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  
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  
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爲之本故又有養之於  
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小大之學而有殊者  
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  
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  
有深於是者其曰至德卽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  
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爲道本其曰敏  
德卽勤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  
躬行矣故曰以爲行本其曰孝德卽篤於六行之謂  
但自民間言之則有媻睦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



以取友親師爲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爲不同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矣。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卽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於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爲匹夫之行也。故先道於行也。凡經言道者。卽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卽其養之道之實也。至于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極。故中和卽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祇庸卽敏德也。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卽孝

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孔子之教。文行忠信。文卽六藝也。行卽六行也。忠信卽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爲道本。而以學爲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或曰。聖之道大矣。列爲六德。以教鄉民。何也。曰。六德而克其至。皆聖人之事也。不獨聖之一字然也。然愚嘗疑聖字。乃禮字之誤。蓋不應四



德俱全而獨闕一焉且循貞元之序求之亦當作禮字四德俱備而貫之以中和中庸之蘊也

國語伶州鳩上宮下宮說

按上宮下宮之說韋昭以夷則無射陽氣在地上故謂之上宮黃鐘太簇陽氣在地下故謂之下宮似矣而非也上下恐卽謂聲之高下蓋黃鐘太簇之聲濁而下夷則無射之聲清而高也然辰在戌上而用夷則之宮亦無義理布戎以厲六師而用黃鐘和緩之聲布憲施舍而用無射清剽之律尤無義理也是時

王方欲鑄無射之鐘州鳩意在諫止顧以爲周家柔容民實以是爲武成之終無乃啓之與愚謂夷則之上宮黃鐘之下宮皆無射也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皆黃鐘也蓋無射在夷則之後黃鐘之前黃鐘在太簇之前無射之後前者爲下後者爲上故舉其前後而有上宮下宮之名無射者乾爲金氣戰陣所宜故畢陣布戎則用之且當癸亥夜陳之時辰正在戌辰謂日所次地平之位也無射之律正與戌合因而吹之以達其氣旣用之畢陳則遂以之而布戎也



黃鐘者律之初而氣之始故布令布憲與民更新則  
用之管極長聲極和而氣極厚以是更始於民姬周  
之曆所以長久其以此夫然不著本律之宮而必以  
他律上下為名者蓋言本律自為宮則可爾周官黃鐘為宮  
之類若言本律之宮則文勢不順呂令黃鐘之宮乃別作一器而為之  
名也今言某律之上宮某律之下宮借其旋相為宮者  
以命位猶之某之商某之角之意也言無射則先上  
而後下黃鐘則先下而後上者夷則本在無射之前  
黃鐘則為六律之首故其立文之法如此也或曰子

之為說何證焉曰言夜陳則是戌而非申辰在戌而  
用律則為無射而非夷則明矣此一證也司馬遷曰  
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夫十二律  
殺氣并者惟無射耳此其以無射為宮無疑又一證  
也大司樂合祭之樂分用十二律獨無射闕焉此與  
不用商聲同意以此為一公之事而示天下弗服  
也又一證也樂廢其聲故器久而失王鑄之以補其  
失未非也而當日廢而不用之旨則未必知也州鳩  
述牧野之事迄于施舍此與夫子之答賓牟賈者詳



其武功文德之先後以解商聲武舞之疑正同此又一證也蓋無射之聲殺聲也周人有大事于宗廟當以無射者則變而用南呂若當布憲施舍之時而用窮秋之殺聲則何優柔容民之有哉昔王朴之樂清高故武功競而國曆促藝祖下之運祚以長曾謂武王周公之智乃出藝祖下哉獨矢於牧野戎事方興殺伐之聲于是一用偃武修文之後則大祭之樂去焉維時景王蓋亦留心於樂律者而未明其本意州鳩具以本末言之蓋緩而不迫辭命之體也

呂覽黃帝使冷綸作律說

按黃鐘長九寸寸以十分爲法然史記云黃鐘八寸一者寸以九分爲法也既用八十一之數則與宮聲之數合故三分損一而下生林鐘五十四之徵又三分益一而生太簇七十二之商又三分損一而生南呂四十八之羽又三分益一而生姑洗六十四之角於是五聲窮矣變而通之以爲二變於是又三分損一而生應鐘四十二之變宮又三分益一而生蕤賓五十六之變徵由是七聲備焉此則黃鐘爲宮一均



之聲也。冷綸取竹爲管之初，先定黃鐘之管，其長八寸一分，乃以三分損益之法，而穴其旁，除全管宮聲之外，蓋自七寸二分之太簇，至四寸二分之應鐘，凡三寸九分之中，七律咸具，故曰黃鐘之宮也。間三寸九分而吹之者，更迭而吹，不出此三寸九分之內也。其全管則黃鐘，其餘則黃鐘之宮所含之少聲，故曰次爲含少也。此管旣得，然後如其損益之法，制十二律以參驗之。其諸律爲黃鐘所生者，無以異於此管。則是此管得而十二律定矣。故曰黃鐘之宮是爲律

本者此也。呂氏作月令，十二月應十二律之外，又有季夏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則黃鐘之宮自爲一管，而非子律之黃鐘無疑。顧司馬遷律書旣未之及，班固又刪其數字，以爲律志。於是東漢以後，紛紛沿謬，而眞謂有三寸九分之黃鐘也。獨朱子語類引梁武之律通十三絃者，以證呂氏中央之說，可謂深得其理。然三寸九分之云，則未及也。予乃記其臆見如此。予舊爲此說，然素不解音律，未之敢信也。及見琴者調絃之法，其隔絃以取聲者，按第一絃之律位



則餘絃之散聲應之。蓋一絃爲宮，二絃爲商，三絃爲角，四絃爲徵，五絃爲羽，六絃爲少宮，七絃爲少商者，散聲也。其每絃按徽所定損益相生之法，則律位也。今如按宮絃太簇之位，則商絃散聲應之。按宮絃姑洗之位，則角絃散聲應之。按宮絃林鐘之位，則徵絃散聲應之。按宮絃南呂之位，則羽絃散聲應之。諸絃散聲，譬猶諸律之全律也。第一絃各律位，譬猶黃鐘宮所含之少聲也。而其所按之聲，與全絃之散聲無不相應者。然則黃鐘宮之七

聲聞而吹之，其與諸律諧叶者信矣。又記其說以  
埃知音者

修德說

人生所重，惟在修德。德者何也？吾性中所自有。中庸所謂性之德者是也。其本則自天地而來，與天地不相似，則謂之悖德。易言天地有四德，曰元亨利貞。然統之者元也。其在人，曰仁禮義智。然統之者仁也。惟其統於元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惟其統於仁也。故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然則人而不仁者，如德何哉。



德以仁爲本仁以孝爲本凡人生來有愛父母兄弟之摯情者此其終身立德之基也然恐自幼而長逐物變化如孟子之所云故聖賢教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益加以克養之道誦詩讀書欲其感發開明於此也敏行慎言欲其維持保任於此也溫恭朝夕之間常自檢省此藹然之意常流乎此廓然之心常在平有乖厲輒自消磨有褊狹輒自開拓無論父母兄弟之親故舊朋友之愛卽自州里至於行路常使矜憫含容之意多憤疾較爭之事少如此則爲有德之人然後禮以節之義以成之智以通之庶幾乎可以進於德之盛矣

氣水言浮物說

韓子言言由於氣孟子則先知言於養氣其說同與異與曰孟子之知言也知他人之言也韓子之所謂言則己之言也己之言故謂氣克而後言盛他人之言故謂理辨而後氣可克也二子之意各指所之而可以觀其學焉凡孟子之汲汲於知言者將以集義養氣而治其心也凡韓子之汲汲於養氣者將以仁



義詩書之積而達之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說

或問太極圖主靜之說曰謂仁義禮智皆有動靜此一說也謂仁禮爲動義智爲靜此又一說也卽朱子亦自分此兩說故其仁說旣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具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爲情之發矣而圖解則以中與仁屬陽屬動正與義屬陰屬靜此其二說之顯然差互者也然則二說竟不可合與曰可人心之與天地同運而並行仁義禮智之外無所謂動靜亦如天之

春夏秋冬之外無所謂動靜也故其發也而藹然於流者謂之仁發之極也而燦然有文者謂之禮其斂也而截然斷制者謂之義斂之至也而湛然虛明者謂之智仁者由內而外動之始而未離乎靜義者自外而內靜之始而未離乎動此二者陰陽之交也孟子所謂仁人心義人路是也禮則動而見於外智則靜而藏於中此二者陰陽之純也大傳所謂智崇德禮廣業是也聖人之心一動一靜無非中正仁義之相爲體用出此四者又烏有所謂寂然不動時哉雖



然蓋有之矣。思慮未起，事爲未交，卽安得不謂之靜。要之此卽湛然虛明之極，而智之德也。又豈有出乎四者之外哉。如以爲湛然虛明之頃，專屬乎智之分，而與靜而仁義禮智具焉之說相害也。抑以爲仁禮動而義智則靜，而與動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行焉之說相害也。則又有說，蓋智之統四德也，以其爲靜之極，而四德無不具也。仁之統四德也，以其爲動之端，而四德無不貫也。故湛然虛明之頃，以爲專屬乎智之分也。可以爲仁義禮智之性具焉也。可藹然周

流之際，以爲專屬乎仁之分也。可以爲仁義禮智之用行焉也。可蓋智一靜則無所不靜矣，是四德之所歸也。仁一動則無所不動矣，是四德之所起也。由此觀之，二者之說果相悖乎哉。或曰：人心介然而寂之頃，甚微卽安得而以義智竝爲靜也。曰：吾固言之矣。義者靜之始而未離乎動，而智則靜而藏于中者也。雖然非有義之收斂，安得智之歸藏如此。其固哉。義智之爲靜也明矣。是故語動靜之大分，則仁禮動也。義智靜也。語其動靜之交，介然甚微之頃，則仁智交



際之閒。乃萬化之機軸。四德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於易曰乾元曰坤元。是求端於動也。是孔子求仁之說也。乾曰利貞。坤亦曰利貞。是根本於靜也。是周子主靜之說也。

主靜說

仁義禮智之發。有就一事而四德具者。則所謂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也。有因事而發而四德行焉者。則仁爲惻隱。義爲羞惡。禮爲辭遜。智爲是非也。一事而四德具者。如五行行乎

天之氣。生長收藏。相爲終始也。因事而發而四德具者。如五行具乎地之質。溫涼寒燠。各一其性也。二者之致殊矣。而其理不殊。故凡心之初發而藹然也。是惻隱者爲之也。發之於事而燦然也。是辭遜者爲之也。及其斂之而截然也。是羞惡者爲之也。斂之于密而湛然也。是是非者爲之也。若夫感於物而分應。則見入井者。惻隱而已矣。而可以驗其心之初發。見嘯蹴者。羞惡而已矣。而可以驗其心之始斂。賓主酬酢。而辭遜形焉。而可以驗其發之所施。見人善惡。而是



非定焉。而可以驗其存之所主。此五行之氣所以播乎四時。而四時之氣所以寓乎五行也。朱子所謂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仁義禮智之用行者。以因事而形者論之也。所謂仁禮爲動。義智爲靜者。以一事而具者論之也。一事而具者。根乎心之德。所謂動靜兩端。立天地之大義。因事而形者。存乎物之感。所謂游氣紛擾。生萬物之散殊也。至於四德之統。夫仁而根。夫智者則合二者而皆然。其一事之發斂藏之爲智。顯之爲仁者。固不容說矣。若夫感物而動。動於

惻隱。固仁也。動於羞惡。若辭遜。若是非無適。非仁也。此其統。夫仁者也。是非之極。定于內者。則能應于愛惡。辭受而不差。此其根于智者也。故明道以上蔡玩物羞惡之心爲惻隱。伊川以譚虎色變恐懼之心爲真知。蓋此意也。聖人之心。湛然虛明。其爲大智也。固不期靜而自靜矣。衆人之心。未能然也。居敬窮理。以至於無欲而虛。虛而明通。則亦庶幾乎山下出泉而聖可學矣。



榕村全集卷之十七

說二

隱逸富貴君子說

花之表異於天地間曰香曰色菊之爲物其色淡其香遠隱逸之風也牡丹之爲物其色豔其香馥富貴之容也蓮也者其色潔其香清有君子之德特立而不孤叢居而不狎有君子之行出於深澤糞壤不近君子之志也結藕成房根華兩實君子之功也品旣如此厥遇亦然菊之生也百卉瘵萬木枯故詩人以



與亂離大易繫其剝廬乃能對元亮霜下之酌飽屈  
子日夕之蔬豈非所謂時之窮而節之顯道之肥而  
身之癯者耶牡丹之生也春物盛景風至前有桃李  
之蹊後有芍藥之戲足以恣傾國之遨遊極樂園之  
靡麗斯又所謂得志於時而光耀於世者也惟蓮之  
生也方春而不華正陽而始露序必歲中令必坤土  
律應於宮數會於五蓮於是時其花始吐及乎秋風  
颯颯涼氣淒淒蘭桂方競而未歇而蓮獨翩其反而  
銷沉摧折委翳離披淵潛泥蟠無所尋窺其逕與畦

如蒹葭白露之伊人上下求之而路阻且賸斯又非  
消息盛衰不失其時者乎溫陵蔡介夫曰菊隱者爲  
高也牡丹仕者爲通也蓮則君子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斯亦善於名言可以繼愛蓮之  
志

五帝之世如夏說

四時之序往而必復者也一治一亂之數亦無往而  
不復是故每數百年而盛衰之變異亦如一歲之間  
氣候慘舒草木枯苑之異其變焉爾若夫皇帝王霸



本朝全集 卷一  
二  
之道則有往而不復之勢。霸之末流，極於秦氏。未聞  
皇帝之復興也。故王仲淹曰：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  
其雜霸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如是則運窮於霸，冬不  
復春。而康節之說不行。曰：數百年而盛衰者，小四時  
之運也。皇帝王霸者，大四時之運也。康節之意，以爲  
開闢以來，道有升降，而皇帝王霸分焉。天將以極道  
德功力之變，而啓易書詩春秋之學也。易書詩春秋  
之學既興，道德功力之變既定，則天理具矣。人事周  
矣。聖人之經世道法備矣。由是則行皇道而皇行，帝

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霸道而霸運，之汗隆迭乘也。  
而致道有純疵，人之賢不賢迭生也。而取數有多寡，  
要不能出乎四者，以爲盛衰治亂之標，而春夏秋冬  
之序，乃相衍於無窮。二者之說，不相悖矣。然則帝道  
其可復乎？曰：奚爲而不可？自漢而後，不專霸也。蓋有  
近王道者矣。自是而純王，自是而帝，自是而皇，其孰  
能禦之？漢文帝之清靜無爲，其有皇之心乎？仁厚恭  
儉，其有帝之意乎？唐太宗之納言致治，其有王之思  
乎？惜乎其致道也雜，而取數者淺也。後有作者，承百



代之敝當窮變之勢卓然而更始復古以乘天命則堯舜之道甚易簡而可行此敘書起唐虞之志也

敬義說

自古聖賢相傳心法之要大率不外乎兩端虞書欽明欽其體也明其用也安汝止體之靜而正惟幾惟康用之動而宜也禹作洪範九疇其要在敬用五事蓋自一身貌言視聽之則以至萬物萬事之理無非事者然必以敬爲體而後五事之用可以各盡其職湯武因之是以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誥有敬勝

怠義勝欲之書太甲成王反乎此而白故曰欲敗度無義也縱敗禮無敬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亦此意也以及中宗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之恭默思道皆是堯舜禹相傳心法夫子特著其旨於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云者體用兼流其德不偏也會子之學獨得其宗其述大學主於誠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善去惡謹獨之說雖若專以義言者然非敬則不能謹非有本體之誠則亦不能隨事而致其誠矣蓋自養之小學已教以恭



謹之道既入大學復進以窮究之功庶幾心存理明則遂使之謹獨以誠其身蓋包乎敬與知而並進非截然而有彼此先後之殊也子思之作中庸自戒謹恐懼以致其中自誠明而尊德性以至大德敦化而同乎至誠之歸皆由敬而造之之事也自謹獨以致其和自明誠而道問學以至小德川流而極乎聖人之盛皆由義而克之之功也孟子七篇多示人體驗擴克之要然非其心惕然而存則不能察仁義之端而克廣之必矣故其所謂操存得養求放心立大體

存心養性云者以爲專以持敬言固不是以爲有無敬有察識擴克而無操持涵養亦非也就其對舉言之者則存其心以操持其心言也養其性以克長其仁義言也亦敬義之說也周子通書首言存誠敬之事也下言謹幾慎動義之事也故後又合而言之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則天理明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佛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既無義則其直內豈



有是處其論孟子之養氣也。以爲必先有事於敬。然非集義則亦無事。皆此意也。朱子之言尤極剖晰。蓋曰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頽墜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則敬與知行渾然合一。相須並進。亦可見矣。今人以爲敬自敬。知行自知行。而不知其相爲表裏而未始相離也。其以中庸戒懼慎獨兩節俱言持敬而未及知行者。此固拘牽文義不通之說。其或知省察之兼乎克治矣。亦未敢訟言謹獨之卽爲行。又復不。其中卽有

窮理之功也。且以首節屬之靜。次節屬之動。靜則用敬。動則用謹。自古聖賢相傳夾持心法。皆支離割裂而不可尋矣。原夫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則敬蓋爲義而存。不然則是異學之操其心不足尚也。故不特念慮之起。事物之交。義於是乎在。而必敬以察之。由之當乎萬感不全。百慮未萌。而此心昭然。坐立必端。舉止必謹。固卽敬與知行夾持之效。而爲應用之根。歷考朱子平日用功之要。及其章句或問之言。微指精義。可以推見。惟其講貫詳密。而聽問之下。鮮能好學。



深思以意逆志者。故語類所記時多出入。使覽者莫知一是之歸。而各以意爲說。章句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兩語驟觀之似畧分晰。然其意則以爲旣常存其心矣。而凡善惡之幾尤必省之。治之以致其謹。正如周子所謂不息於誠。又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者。得其意而讀之。其說固無弊也。或問之言。讀之亦如章句之指。無不可通。惟大學謹獨章句以意爲心之所發。學者不能無偏於動之疑。殊不知誠身工夫。日用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欠闕。非專就發

處言也。蓋方其寂然未感之先。而惺然之念自在。當此之時。動容整貌。而不使有惰慢邪僻之干。亦卽所謂謹其獨而誠其意者。若必待其念之有所著於事。而後謹之。則工夫有所脫漏。而誠之本反失矣。蓋意者心之用。而主於心。貫乎動靜。而常存。非必其應事酬物。義利鬪進之時。而後有也。觀章句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則直以知爲善去惡之念。當意字矣。固不專就發處言也。其以心之所發爲訓者。蓋卽所謂心之用。而主於



心者耳。以是而推中庸兩節。知其皆包動靜以立言。蓋自觀聞以至於不觀聞。無不敬。自隱微以至於顯見。無不謹也。或曰。子以敬義分屬中和。且以後章誠明尊德性道問學言之矣。今言一動一靜。敬義合一。而不可分。則中和者。未發已發。子思子固分之矣。曰。敬以直內而主心。敬非中。敬而無失。所以中也。義以方外而主事。義非和。精義流行。所以和也。且靜之中。非無義。而主於心言。則以敬爲體。故可屬乎致中也。動之時。非無敬。而主於事言。則以義爲用。故可屬乎

致和也。誠明與尊德性道問學之說。亦如是而已矣。蓋凡聖賢之言。兩端者。如誠明敬義。知行之屬。若陰陽在天地間。雖一息未嘗相無。而亦各有迭王之候。默而識之。無以執一而廢百焉。則其若相反者。正其所以相爲發明。而又何悖乎。

松栢後彫說

松栢非不彫也。後彫耳。舊葉未黃。而新葉青。人不覺其彫也。故在詩曰。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新舊承繼。則雖謂松栢不彫可已。君子之於世也。遭治亂居



林林全集 卷十一  
顯晦歷乎逆順安危之位身之困者彫也道之否者  
彫也雖然其隨而生者未嘗息蓋絕于此而萌于彼  
塞于今而通于後也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大過之時澤不潤木於是乎枯矣而其下自生稊則  
牙枿條肄之昌也不猶老夫之能衍嗣續於無窮乎  
夫往而必復者天之命彫而必生者物之性松栢之  
爲萬物貴者與物俱生不與物俱彫彫者有以待夫  
生者此其性之異而獨足以觀夫命之無端也詩曰  
子寧不嗣音有音之可嗣者其後彫之人也夫又曰

尚有典型有典型之可繼者其後彫之人也夫

同類說

物有相似者則類相同故日應天月應地晝從暑而  
夜從寒馬似龍也故均爲乾之象蠶似馬也故同爲  
星之精鳥羽如葉故依樹獸毛如草故伏莽魚鱗如  
波故川泳羸蚌龜蠃之介如石故穴藏菹如血故滋  
血豆如腎故益腎霜降而鐘鳴者金氣至也月上而  
潮來者水氣升也木火相生故燧取火而於日金水  
相涵故鑑取水而於月男爲尸者以陽求陽也女爲



巫者以陰求陰也。以氣求魂。故用香薷。以味求魄。故用鬯。臭由此言之。雖上下四方之大。古今去來之遠。類不變。則其所以相感者不變。可以理推也已。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矣。夫人之爲人者。貌耳。服其服。誦其言。事之淺者耳。而以爲聖人者。堯者。惟其相似。故同類。同類。故感通。雖天地大矣。而求其與人相似者。而似之。則天且不違也。況於共受血氣而生者乎。如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而揚子釋之曰。祝

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雖然。仲尼不易肖也。七十子比於衆人。則肖顏閔之徒。比於七十子。則又肖。故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夫或肖其全體而微。或止肖其一體。則等而下之。有髣髴其影響。近似而不可得者矣。如之何勿思哉。

觀梅說

百花之格尤高者。曰蘭。曰桂。曰蓮。曰菊。及梅。而五。雖然。語其開之令。則梅最先。語其實之成。則梅最夥。且



五者之香皆異。梅則異而尤異者乎。南嶺之梅。恒以冬月開。不俟春至。故謂梅爲寒花。而爭霜雪者有矣。夫陽以至日復。而萬物莫之知也。梅則其知之者爾。傑然于霜雪之中。殆非氣之強。而神之靈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等彫也。何取於後。蓋謂新舊之葉相繼。而不覺其彫。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世之極亂。禮樂詩書掃地而盡。雖有起者。而終不足徵也。故守先王之道。以待來者。斯後彫之節相繼之義。與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言守之堅也。縱我

不往。子寧不嗣音。言待之切也。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其守也長。而待也遠矣。夫松栢非能自爲時也。亦陽之無終絕。而松栢知之爾。故吾於梅亦云。

詩八病說

周顥沈約等言詩有八病之說。解者多不能通。今以意解之。曰。平頭者。謂首字同韻也。如唱句首字是東韻。則對句首字不當復用東韻也。上尾者。謂末字同韻也。除韻脚首兩句相叶外。餘聯則末字當避。蜂腰者。謂五字中四平夾一仄。或四仄夾一平也。鶴膝者。



謂下三字累三平或疊三仄也大韻者謂犯韻脚字也如既以其字爲韻脚則句中不可復用此字小韻者謂犯句中字也如前句用此字則後句不可復用旁紐者謂四聲相犯也如以東爲韻則句中不可疊用董送等韻字正紐者謂本聲相犯也如以東爲韻句中復用東韻字者是也周沈雖無明說以今律體推之當如此然休文有言惟上尾鶴膝最忌故律詩亦唯避此二病最嚴餘則出入者有矣

解

春秋謹嚴解

韓子云春秋謹嚴深與孟子懼亂賊莊周辨名分之旨合然他日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無乃謂聖人猶有所含隱如答張籍書所謂深其文辭以避咎者而與謹嚴之意異與曰答籍之書有爲言之也若夫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則正所以爲謹嚴之至也且如弑君之賊州吁華督以下莫不大書而斥言之宗國有諱禮然而不地不葬之類義例亦已明矣羽父共仲之絕罪人亦既得矣不斥言之者稱國弑



稱人弒說者因謂罪累上而聖人之有恕辭嗚呼是可恕也孰不可恕也蓋春秋之爲信史也從乎告訃而伸大義焉彼亂臣賊子之戕其君父肯顯然聞於諸侯哉弒不可掩也必將有所詭其辭諉其罪者矣幸而國有南史董狐之直則已非然未有不以微賤愚豎當之者也孔子於此將求其實與非從訃之體也將從其訃與其爲失賊大矣今州縣之中有殺人者而適爲貴族桀大其力足自解脫因而委罪於微賤愚豎官吏甘爲之掩覆者多矣將得其大愆則無

徵直以微賤愚豎克之則廢法於是立疑案曰某州某縣有殺人者庶幾大愆有時得而王法未嘗廢稱國弒稱人弒春秋之疑案也疎而不漏之義也故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乃所以爲謹嚴之至

辨

春王正月辨

春秋夏周正之事自朱子不能決雖然此四字者不明則全經不可得而讀也釋而不思置而不講可乎哉蓋程子之說曰建子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意



謂三代不改時而改正。周之正月冬也。而孔子系之春。以寓行夏之志。云爾。胡文定祖其說。而又引商秦之書。以謂月亦不改。此則朱子疑而辨之矣。愚切思之。則朱子所謂並行者是也。不獨十二月數爲周夏並行。蓋四時之序。亦周夏並行也。行周者。以改正朔。示革命。故書時事。頒列國。則用之。行夏者。以殷天時。存古制。故作禮樂。垂憲章。則用之。豳風一詩。有一日二日矣。是周正也。有七月九月矣。又夏正也。小雅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是夏正也。孟子之書。十一月

成。枉十二月成。梁。又周正也。此其月數並行之徵也。周官。冬至至圜邛。夏日至方邛。是夏時也。泰誓。十三年春。大會盟津。又周時也。此其時序並行之徵也。金縢。秋大熟未穫。說者以謂是夏之秋。然熟於酉戌者。獨今南方稻田然耳。若北地之黍稷。則大熟未穫。正在未申之月。又何嫌其爲周之秋乎。由此觀之。則與大會盟津者。又一證也。蓋泰誓。金縢。所謂書時事者也。孔子春秋所書。所謂頒列國者也。用周制焉。所以示革命而一正朔也。周官祭祀。所謂作禮樂者也。豳



風農桑所謂垂憲章者也兼夏制焉所以存古法而殷天時也呂氏月令固非經比然所述者多周典也此又周人之禮樂憲章不改乎夏之一證也孔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大一統故不獨月數不敢改乎周時序亦不敢改乎周也蓋自周先王之頒列國者則然而孔子從而因之若曰周不以建子爲春而孔子春之以寓吾行夏之志則不獨與尊王之意從周之語相悖且以建子爲春是變夏時自夫子始也又何志之寓乎然則孔子之書此也遂無意乎哉曰有之夫

月王之月也則時亦王之時也今於月而系以王明乎王朔可得而改也於時而不系以王明乎天時不可得而移也王朔可得而改則從周之義可見天時不可得而移則行夏之志又可知以王正正天下此一經之名分所以定也以天道正王道此一經之大義所以起也故孔子之言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及其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思之贊孔子曰吾從周曰憲章文武又曰祖述堯舜考諸三王而不謬周子亦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



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然其志雖寓而事則不可亂。其實其義雖明而詞則不可失其體。其道雖爲天下萬世之所折中而其分則爲昭代臣子之所遵守。故通此四字而全經始可得而讀矣。

尚書古今文辨

古今文之辨多矣。雖朱子亦疑之。曰：伏生背文暗誦，不應偏得其難。而孔氏校對於錯亂磨滅之餘，不應反得其易。故吳幼清奮然斷之曰：四代之書分爲二，手是不可信也。近年學者則毀詬尤甚焉。其語殆不

足述。余曰：果哉！後學之疑古也。世有辨古字古器者，不論其法之精工之良，而必曰其紙墨非也，其款識非也，何以異於是哉！漢之儒者如董仲舒、劉向、醇矣，博矣。然而人心道心之旨，太甲說命、旅、獒、周官之篇，二子豈能至之。而況魏晉以下六朝之間乎？若夫朱子之疑，則愚嘗竊思之。人之於書也，其鈎棘聱牙者，則誦數必多。誦數多者，其著心必堅牢，而永久安知伏生之偏得其難者之非因難而得乎哉？至於孔壁之反易，則有由也。蓋其甚難者，孔氏旣以不可悉知



而還之書府矣。則其傳者皆可知者也。此其所以易也。又伏生之書。其女口授有訛音。而鼂錯不敢改。其書既行於漢代四百年。則益莫之敢改也。故難者愈難。孔壁之書。自其校出之時。閒或增減。以通文意者。有之。而其書又藏久而後顯。安必傳者之無潤色於其閒哉。故易者愈易。然則古文云者。疑其有增減潤色。而不盡四代之完文理。或有之矣。謂其純爲僞書者。末學之膚淺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方正學釋統辨

甚哉方氏之固也。其言曰。三代正統也。漢唐與宋正統之次也。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不可以爲統。戕虐乎生民。如秦如隋。不可以爲統。外國女后。不可以爲統。其不以爲統奈何。蓋將不處以天子之禮。而國號紀年。稱名行事。皆異其辭焉耳。然則可行乎。曰。不可。蓋聖人之爲道也。通而不窮。故一可以順天命。一可以立人紀。彼其一四海爲天下君。或傳世數百年。而未改。而吾不謂之正統。其將能乎。且夫正也者。非必其得之之正。而後謂之正。蓋異於割壤畫地而偏



馬而方氏以爲正變之義宜其惑也然則統之說何  
據曰一四海爲天下君傳世數百或數十年是之謂  
統也已莫與爭統是之謂正也已有統之始如漢高  
元年項氏猶未滅而與之統是自其後而與之也有  
統之餘如蜀漢區區在吳魏之際而與之統是從其  
初而與之也非此族也正統不存焉此朱氏之所定  
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曰新莽周武一天下矣何以  
不與之統也曰莽篡而漢誅之周僭而唐討焉則二  
代之賊也宜乎不與不與者有正其爲賊者也其幸

而免及於子孫或起而誅之而非當代而彼已儼然  
爲天下君則吾亦不得而正其爲賊也然則大義其  
廢與曰不廢彼其賊之實固在焉因而存之罪將不  
沒且夫偷一時之利者固將不恤萬世之名也如以  
名則彼知夫雖天子而罪迹且不泯固所以懼篡竊  
者之道也奚必奪之乎且方氏之說曰正統者子孫  
雖愚不肖必貴之尊以正統之禮非正統者子孫雖  
賢智而不足掩其惡信斯言也其祖宗篡竊而有天  
下子孫知其雖賢智無益也而不以君道自律而以



天下恣睢其可乎。又曰：非正統者用兵，不曰討，刑人不曰誅，天下兵起，不曰反，信斯言也。天下奉之以爲君，而不得正其誅討之禮，羣起而叛之，而不正其君臣之分，或傳世數百，而上下之誼蔑如，可乎？不可乎？方氏之意，始于欲正君臣，辨中外，澤惠生民，而不知說之弊，禍之烈，惟聖人爲無弊。是故或去其名，或存其實，惡惡止於其身，遷善廣於其路。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抑揚子奪，而人心服。後世安之。吾故曰：一以順天命，一以立人紀，是其利。

氏也至大，而慮世也至深。

陳生說周禮辨

陳生之言井田也，異哉！未暇與之廣徵，而極辨也。但其曰：高原之田，無有溝洫，則非矣。彼徒見黍稷之異，杭稻而謂無以水利爲也。夫溝洫者，非獨備旱爾，亦以泄淫潦而限疆界也。且田間必有涂徑，其旁必有溝洫，然後可以避沮洳，利蹄輪。又況黍稷非能捨水者也，何惡乎井田之有溝洫，而以意決之曰：遂人匠人必有一誤也。謂孟子之國中爲王城，律以周禮邦



中之云則亦不類謂下濕之地田不可井然八夫同井既不可矣十夫同溝則亦烏乎其可哉苟謂十夫百夫千夫萬夫云者橫斜列之而非以方置之則下濕之地斥鹵廣莫未必不可方也是先儒所謂避城邑道路市肆氓居者猶有理而陳生專以濕地言之益非也其末連及兵制又似以鄰里閭黨與井邑邛甸分中外者不思五家爲鄰與十夫同溝法正同也蓋倍五則十也兵有中外又何訾於田制以此攻先儒之說非柳子所謂諄諄佐子言而曰不逮者歟則

又文之曰鄰里鄉黨之民卽井邑邛甸之民也在田與在鄉之異也夫旣以八聯之而又以十聯之一以爲井邑邛甸又以爲鄴鄙縣遂古人之法比之王莽荆舒倍爲雜亂矣徒見陳生之自爲抵牾而卒不能通其意也

朱陸折疑

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



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  
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  
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  
啓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  
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  
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  
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  
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

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  
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  
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  
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且感  
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  
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  
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疎朱子之  
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  
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



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于老聃。問業于萇弘。問官于邠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是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于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

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于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



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籥。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眩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縣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亂。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黜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

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脚。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氏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疎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帥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于二氏而不可反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唯陸子靜精神啓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



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

對

裕親王問無極太極對

康熙壬午年五月端陽後裕親王銜

命

有事於恒山古郡職光地敬率屬寮迎謁道左旣而拜覲於次王旣幸進而寵接之又弘錫之以教言自當官立身之道引而彌深遂及性命之要其說微妙高迴蓋有近代諸儒所未闡者焉職敬聽之下初則茫然以迷旣有所動于中乃惕然以感終然後竊自敬歎知草茅迂滯之學鄙悵叢積至老其身而不自悟也敬惟王所謂無極太極之說精矣至矣非職之所能窺矣職所反之於身參以歷古賢哲之論而有省



焉者蓋王之言曰有心爲善雖善亦私我心而不求吉者還有凶乎職思爲善一也而以爲有心焉者是張栻所謂有所爲而爲者也有所爲而爲安得不謂之私心以私心爲善是圖度以求吉者也命不可以倖徼福不可以回求故有求吉而得凶者矣有雖吉而亦謂之凶者矣逐名而干人之忌趨利而冒世之爭既忌且爭禍害將至非求吉而得凶者乎幸而蒙尊榮以沒齒席寵厚以終身然身之榮名之辱生之厚行之薄非雖吉而亦謂之凶者乎惟聖賢則無所

爲而爲善無爲爲善者性也性之體寂然不動有意於爲者人心之動也人心動必有對故有善則有惡有吉則有凶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吉凶悔吝生矣惟反之於不動以至於雖動亦靜焉則其善也無聲無臭純粹至善者也其吉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也王所謂一念不生一心不動先天之易無極之妙職之蠡測誠未知有合與否而就其所見則所警於愚陋良多此所謂如飲於河各克其量者也職曩者承乏侍從每蒙



皇上開示理數之學。今又從王啓以無極先天之秘。在古賢人猶歎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職何幸而生

皇上之世。治媿於堯舜。道極乎羲軒。而見而知之有如王者。又贊道德之光華。而茂明之。然領不傳之奧。而無以揚微指。仰撝謙之美。而無以副德音所遇之幸。不足以掩所學之愧。則職不勝惶懼。









